

□赵四清

怀念母亲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3年了。这些年来,怀念母亲的情结常在我心头浮起,总有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感觉。我的母亲是在13年前的重阳节安详地离开我们的。

母亲出身贫寒,一生耕作,陪伴儿女在贫瘠的土地上描绘平淡而多彩的人生。贫寒归贫寒,母亲却从未向命运屈服过。她不卑不亢,不媚于世和权贵,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儿女们的未来,用自己的言谈举止向我们无声地诠释着天道酬勤的哲理。

母亲生下我们姊妹7个,我排行老么。1968年,父亲重病,母亲四处借钱求医,想极力挽留父亲,但最终病魔仍无情地将父亲的生命夺去。上世纪60年代初期,正值困难时期,加之我的家乡地处山区,土地贫瘠,经济极度落后,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面对膝下7个尚未成人的儿女,我无法想象父亲去世后母亲会多么悲伤。那时,她一定会觉得天塌地陷,悲痛欲绝。我无法想象,一个40岁出头的农家妇女,怎样引领5岁的我和我的6个哥哥姐姐去

抗争命运,拼搏人生;我无法想象,那时母亲的内心是怎样一种不可言状的酸楚……

在世俗和偏见面前,母亲因失去丈夫是那样的渺小,而她在儿女面前顶天立地、坚毅、果敢的形象却是那样的高大。农村欺小、欺弱,可母亲敢用她瘦弱的身躯面对,捍卫做人的尊严。遇到村里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母亲敢于直面和对方讲道理、辩曲直。母亲用胆略震慑不怀好意的人,用谦逊和实诚感化与人为善的人。她用真诚和道义待人,用温暖和辛勤立家。懂事以后我才明白,在

农村,妇女失去男人,不仅要扛起家庭的重担,还要撑得住来自外界的无形精神压力。所幸的是,我的母亲扛过来了,她养育了我们,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晴空。

父亲去世后,由于家里人口多,打的粮食又少,养家糊口成了母亲考虑的第一件事。为了接济生活,母亲想尽办法筹钱,买盐巴、扯布匹,尽量让我们吃得饱、穿得暖。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母亲和姐姐一起上山砍柴。雪越下越大,足有一尺多深。傍晚时候,母亲和姐姐背着柴火,顶着凛冽的寒风,踩着没膝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地走着。我在5公里以外的学校放学回家,正好遇上母亲和姐姐,想帮他们一把,可我瘦小的身躯实在爱莫能助。由于经验不足,我托住母亲背后的柴火时,反倒使母亲的身体失去平衡,背着柴火踉踉跄跄和我一起摔倒在雪地里滚到了坡底。当时,发现母亲被荆棘刺破的憔悴的脸上布满了无助,我羞愧于给母亲帮了倒忙,一时束手无策。母亲艰难站起后拍拍我身上的雪,告诉我:“孩子,咱们继续上路……”当找到滚下坡底的柴火重新上路时,天色已晚,回到家里时已经半夜了。

母亲没上过学,讲不出高深的道理,但她却用质朴的言行影响和感染着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我常常趴在石板上写作业,我写完作业就帮着烧火,因不得要领,光冒烟,不起火。母亲教我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火只有空才烧得旺,人心只有公正,才能把事办好。”母亲的这些话,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旁,规范着我的言行。正是母亲的教导,时刻修正着我的言行,我才走到了今天。

母亲,我真的感谢你,我只有好好做人来报答你。如今,你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日子不算富裕,但生活得还算殷实。这殷实有你的艰辛,有你的叮嘱,有你的牵挂,更有你的精神支撑。

□廉玮玮

不敢做“月亮”公主

商场是女人最爱去的地方,不管是和老公生了气赌气消费,还是像我这种惯性消费,只要你是一个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女人,在踏进商场时一定会感到兴奋、愉悦、放松和满足。

虽然阿兰与我都穿着高跟鞋,可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没有丝毫的不适感。取下这件穿穿,套上那件试试;这个楼层挑一挑,那个楼层选一选;购物热情空前高涨。肚子咕咕噜叫的时候看了看表,才知道已是吃午饭时间了。下楼要了两份快餐,边吃边聊。小憩片刻后,我们继续行动。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购齐了计划要买的物品,可看看天色还早,再说,身上带的钱还没花完呢。于是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开始对商场进行二次“扫荡”,逐层“过滤”,不管有用的还是无用的,看着喜欢就买。

商场里拉响下班铃的时候,阿兰正在鼓励我试一条裙子。嘿!效果还真不错!摸摸口袋,只剩下3元钱了。阿兰不愧是好朋友,关键时刻慷慨解囊,我才得以心满意足。

出了商场的门,算算离下个月开工资还有28天,我的心里多少有些发虚。自这次疯狂购物之后,我半个月都没敢逛街。

本以为日常开支节约一些,将就着能把这个月挺过去,可屋漏偏逢连阴雨,学校教导处通知,每人交一篇教学论文参赛,参赛费80元。这不是存心难为我吗?缴了这钱,我连生活费都没了。咋整?找老妈要?不成!上个月我都已经要走200元了,为了这两张“老人头”,我愣是挨了老人家一个多小时的“批斗”。老妈说,什么时候我改掉了乱花钱的毛病,她才停止叫我的绰号——“月光公主”(每月工资都花光)。可转念一想,自己的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次只要50元,50元总该给吧。

我费尽口舌在老妈面前表演了一场“苦肉计”,我那口硬心软的娘又一次被我忽悠住了。接过来



之不易的人民币,我慌忙小心翼翼地装了起来。

早上刚起床,听到有短消息提示音,打开手机查看:阿玮,我于昨晚顺利产下一男孩,母子平安。你终于可以做干妈了。敏。

敏是我最好的朋友,感情笃深,堪称闺中密友。做她儿子的干妈我是当仁不让,也是早有约定。可这家伙明明告诉我预产期在下个月嘛,怎么提前就生了呢!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她们母子身边,可总得备份厚礼吧……

“喂,妈,是我,我……我想跟您说件事儿……”我厚着脸皮拨通了老妈的电话,想告诉她,她的“月光”公主这次是借,借钱……

我喜爱收存和翻阅老照片,因为那是历史的记载、时代的烙印。一日,忽然翻腾出我和老伴40多年前的结婚照。我高兴极了,左看右看看不够,想放大可是没有底片了。我请人通过电脑制作,放大了一张,买了个好镜框把照片装进去,放在家里的桌子上,这样天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于是,40多年前我们结婚时的情景和后来共同走过的日子,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

1963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当时在焦作矿山机器厂工作,月工资仅40元。我们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

□刘景堂

当年的幸福生活

的,那时她从焦作下放回济源不久,谈起焦作自然还有点留恋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结合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家境困难,母亲又患了不治之症,真是雪上加霜。我们的婚期定在春节前夕。婚事是在济源老家操办的,当时我穿的是向别人借的一件半大衣,脚上的新布鞋也是姨表哥送的,更不要说购置什么像样的家具和被褥了。但结婚毕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家里很困难,还是想热闹一番,于是就邀请村里几位会敲锣打鼓和吹笛子的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响器班,头天下午在一起练了练,第二天就上路了。那时我们坐的是老牛拉的铁轱辘大车,加上农村的小路崎岖,一走三摆颠得人屁股疼,不足5公里路竟走了近一个小时。拜过天地入洞房,可是新房里除了墙壁上乡亲们送的几张画外啥也没有,有的一张画上竟写了好几个人的名字,这就是朋友们送的厚礼。中午宴请时,我们在家中屋里屋外摆上了两张桌子,除了一公斤肉就是白菜萝卜,谁能吃上几片大肉就算是幸运了。至今,老伴提起当年结婚的日子还直想掉泪,可是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她便心满意足了。

俗话说:“一对老人一本书,一桩往事一段情。”我们结婚时虽然十分简朴,走过的道路也十分艰辛,但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至今我们携手走过了40余年的人生历程,度过了银婚佳期。现在儿女满堂,团结和睦,我们正把夕阳当做黎明,享受着晚年的无正欢乐。



回格漫画

道出实情

顾培利 作



揣摩眼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男人比较冷静;女人比较重情,所以男人泪少,女人泪多。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男女泪腺是一样的,无所谓谁多谁少。

从人性学的角度来说,男女谁也不可免俗,出生的那一刻都是自己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而离开人间时,都是别人哭着送离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在哭声中来,又在眼泪中走。

仔细一想,颇有道理。出生自己笑,离开大家哭;前者不可能,后者不通情理。既然人从哭中来,又从眼泪中走,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揣摩起眼泪来了。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当然泪多,这是自然现象;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男人的泪是金,更珍贵。

有人说男人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男人是家庭的天,自己应该有支撑女人精神的责任。有的女人一辈子没有看到自己的男人流泪,觉得似乎有缺失,母性的天性有些遗憾,她甚至有想看到丈夫一次眼泪的欲望。

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眼泪该流时总是要流的,流泪自有流泪的缘由。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是响亮宣告自己的到来。孩童及成人的眼泪,可能是害怕、是委屈、是伤感、是心痛。凡是掉泪的原因男女应该大体相同,但是自古以来关于男人是否应该流泪的争论一直比较激烈。正方说男人流泪说明他懂感情;反方说流泪的男人让女人没有依靠感。反方说,男人应该有男人的坚强,再痛苦也得撑着,就是有泪也得往肚里流;正方说流泪是人性的表现,让泪憋着就是非人道。反反正正,正正反反不知道谁对谁错。

关于眼泪的歌曲,不仅多,而且花样翻新,但是听了后让人更是一头雾水;这边是《男人不能让女人掉眼泪》,那边是《女人流泪不后悔》;这边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那边是《男人流泪是窝囊废》,让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好。

孰对孰错虽然不得要领,好在它不伤大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反正我是不能脱俗,我觉得流泪的方式和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一定说对说错,既然它是人的一个功能,自有它的表现形式,如果从人性学讲,至少它是感情的宣泄,也是减轻压力的方式。

但是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哇哇大哭啊!特别是男士,真的不行了,就找个地方,最好是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不要自责,因为眼泪是心的告白,是感情的抒发。你或许觉得眼泪流出后会轻松,甚至你会觉得很过瘾。

我也流泪,有时候甚至是为了一场球赛的结果、一个电视剧的某一个情节、一个新闻故事的过程、一个弱者的悲欢离合。但是我的表现方式大部分是泪湿眼眶,那种感觉是一种无言结局的失落。

当然,人类还有一种眼泪是激动、高兴的眼泪,喜极而泣嘛!那种眼泪另当别论。

作者小档案

邓少勇,《焦作日报》首席记者、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